# 吳醫彙講

余簿官江蘇以來凡署中眷屬等有疾即延笠山唐君診治無不應手而愈今將三十載不第識其醫理之精深且重其爲人之謹愨也茲手輯吳醫彙講一編請序於余余披閱其書

乃廣搜博採扶擇精詳以補前人所未發以啓後人所未悟變之一音竝奏高下疾徐同殽捐塵至特磬一擊而金石絲竹秩然不紊是真可謂醫門之鼓吹矣夫以文會友聖人所訓又

講之義大矣猶夫軒皇論自遠
古而造化之秘洩長沙講於炎
劉而湯液之用廣先聖後聖若
合符節他如活人論辛趙秖和
論溫中河間論涼解东垣論
升降丹溪講兩腎子和論三

法隱菴令韶之派論六氣中行
為己之傳論三綱講濕補者景
岳講秋燥本嘉言吳又可論疫
汪苓友講心與敖子本不傍墻壁
獨抒心得其餘百家之說或伐
異而黨同或直收而博採要其

所改、砭、者無非講求亟版靈蘭之典以期之壽世而濟時語曰學書費紙學醫費人操刀命之責何如其鄭重耶夫依古以來盜虛聲走捷徑未始非名士也鶩黨援工口給未始非名

醫也然而有實學斯有實用吾吳文獻之邦明理之彥林立唐君笠山於著述之餘患羅而致之擇其言之雅馴者裒然成集顏曰吳醫彙講而授之梓說該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甚樹之榛此一木之枝其愛博而切惓惓於學之誨真無愧古人之用心矣推是心也与夫士之通經致用為蒼生福者又何以異哉故樂綴數言以弁其首

乾隆五十有七年歲次壬子桂月

吳趨繆遵義識時年八十有三

司馬溫公曰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蓋以殫其利濟之心竆通一也夫坐而言然後起而行士當十年待字讀聖賢書論天下事於經天緯地之業必講明而切究之夫乃可寄以大

任而不疑醫之爲道也彼舉夫
天地人之理五運六氣之驗經
絡府俞之次八脉九候十二經
之分莫不講之素而論之詳夫
乃可托以死生而不惑是故大易
著講習之文傳記有講德之論

善論古孟子言之儒者如斯
醫亦宜然軒岐作者之聖也猶
聚君臣於一堂而相爲辨難儒
者之業是術者可不有奇共
賞爲疑與析乎今笠山爲醫
林秉鐸領袖群英彙訂成

集俾斯道之精微研窮益
廣歐陽文忠有曰物常聚
於所好信不誣也予知風
鼓舞當必有遠方之士興
感而來者亦未有艾也豈
止吳醫而已哉

乾隆癸丑仲春桂林蔣梗書

於鴻城官舍

# 自序

粵稽炎暉紀物首垂本草之經雲瑞名官肇啟靈蘭之笈宗傳歷代各立家言泒衍迄今尤工蒐錄篁南江氏有類案之編東逸羅君有彙粹之選惟淵源之有自斯繼述之多人矧吾吳文獻之邦廼良醫薈萃之域韓門昆季擅盧扁之稱葛氏喬梓紹張劉之學薪甫啟東廿子前朝之著述已繁生洲路玉諸公

聖代之闡揚亦夥應機草識元儀疏證之眞重讀書記知在涇學業之深況凡此各自成書出自諸家見地康熙時有過君繹之者裒集衆賢治案合鏤爲書名曰吳中醫案此又片善悉錄一藝必庸旁搜博採而成者也夫廣羅成效固以誌鄉先輩之典型而各抒論言亦以徵諸君子之詣力況乎精是業者高才不少明其理者卓識自多匿采韜光非乏枕中

之秘靈機妙緒詎鮮囊底之珍凡屬緼藏可勝惋惜僕謹傚吳中醫案之舊帙更輯吳醫彙講之新編輿義顯詞統為求教長篇短節並曰無拘苟步武之克追期當仁之不讓乃荷同志弗嶄輝光共表深思互相賞析或疏往訓既發覆而摘徵或出心裁尤領新而標異詮玉版之秘要欣符麗澤之占索金匱之真言胥協盍簪之慶勿謂禁方三十獨推思

邈得其奇須知肘後四編不惟抱朴窮其藴
縱釀花為蜜未免書癖之譏而集腋成裘堪
補藝林之闕
乾隆壬子仲秋長洲唐大烈立三氏書於問
心草堂

凡例

一是集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益人學問者不拘內外女幼各科無不輯入其有人云亦云者舊籍已繁兹不複贅

一諸公所著各於條論之前分列姓字下註諱號爵里如先世所遺舊稿并註生年卒歲及介嗣某付梓畧仿小傳之意也又各分版頁不相連屬以便續增

一凡高論賜光隨到隨鐫不分門類不限卷數不以

年齒次先後亦不以先後寓軒輊以冀日增月益可成大觀或尊居遠隔並不妨郵寄寒廬併登梨棗

一各人之趨向不同集衆說以成書不免或有互異若存此而去彼竊恐印定人眼目非所以云講也苟能各逼一理不妨兩說並採惟在閱者之取舍亦擴充學問之一道也

一是集係聚諸同學各抒心得析疑賞奇不襲老生恒談惟其中有泛閱之似乎陳言而味其立意處

必有幾句獨開生面之語不過從頭敘述不得不引舊書之言以爲襯幸勿以勦襲目之

一集中諸作或有文辭典雅者亦有簡直隨俗者要惟各適其宜取其達意而已矣文固可誦質亦可傳

一凡新書一出坊間每即翻刻雖云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今余是集係就先見教者先爲付梓現在廣以奉徵正無已時即余拙撰積稿頗繁現因卷帙不勻故亦先刻幾條俟諸同學陸續賜敎余亦

漸次補鐫非止限此幾卷便爲完書也購閱者須
認本堂原板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
隨補隨翻決非全集願諸公辨之

笠山謹識

吳醫彙講卷一目錄

# 吳醫彙講卷一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沈文燮玉調氏校訂

王雲林諱家瓚號紱齋貤贈文林郎徐州府學教授年六十六歲歿於康熙庚寅此篇係令曾孫繩林授梓繩林名丙號樸非吳縣恩貢生世居包衙前

## 禱告藥皇誓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長至日王家瓚謹以淸香禱告於藥皇日竊聞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此列聖所垂之明訓也微垠如家瓚生既不辰
命復多舛蓋自先祖母五十餘年撫孤植節一綫單
傳以迄於今吾父衰齡望八吾母見背兩弟繼殁俱
無嗣息瓚所生兒女六人亦皆以痘殤孤危至此無
日不返躬自責也惟此瘍醫世業謹守家傳凡見諸
苦惱無論貧富先懷悲憫耿耿此心惟天可表第自
揣以褊淺之見識荷司命之擔當任大責重豈盡無
訛清夜深思愈增憂懼幸而歲戊辰竟得子已已冬
出痘矣庚午 又得子令冬又出痘矣家瓚向天稽首

求由報答鴻麻誠恐遷善不力惡將蝟集舜蹠之分
間不容髮敢矢誓願爲承先裕後之基址其首董者
忍辱安貧畢生兢守誓不趨時夸耀或遇瀕危之症
悉心療治誓不惜名趨避或遇輕淺之疾即時安慰
誓不張皇顯功或病果疑難學識未到必詳審以待
高明誓不躭延貽誤或遇富厚之家誓不倖災攫利
或遇貧困之人隨力救援誓不市恩而沽譽或遇當
道搢紳隨緣調治誓不媚諛以玷祖先嗟乎人命至
重冥報難逃孰一得以誤人昧良心而罔利均弗爲

之若知之而自犯之是自絶於夫也設家貲世味攖心初終易轍陽謹陰詠交加不悔神祇在上其明鑒之惟是力有所不逮情有所不忍目擊貧病無告煙火不繼之家每有不堪之慘徹底躊躇點金乏術令擬於薪水布袍之外量為留餘製諸藥餌為救療貧病之萬一猶以毋靈暴露力不從心然一安慈魄此事亦誓必為之也所仰祈者老父壽而康寧優游晚景二子克自振立以延列祖書香以報張太君之苦節則臣願足矣若夫一身之榮辱則家貲命相已定

不敢妄所不勝戰慄投誠之至

丙午之秋 東 作陰隲文頌言畢復命兒輩於祖筆一卷中檢先大父緘齋公禱告藥皇誓疏底稿讀之怦怦心動嗚呼以慈悲爲命脈以神明爲監史以忍辱爲安貧之極致以種德爲詒謀之首務苟非深明於天人相與之微有能如是之憂勤惕厲者乎 東 老矣幸食舊德以迄於今綿及曾元識字讀書皆先人之賜也謹錄一通俾兒孫朝夕觀省相與動心忍性溫溫惴惴無忝所生是則予小子

之責也夫孫岱 百拜謹識時年七十有三

此篇皆疏雖非講學之文然惟有此實心斯有實學則是此心亦吾醫所宜亟講也雲林先生之後迄今五世矣不僅良醫代出抑且書香相繼安知非此存心之報哉當弁卷首以誌我儕講學之一證大烈識

葉天士 名桂號香巖世居閶門外下塘所著溫證論治二十則乃先生遊於洞庭山門人顧景文隨之舟中以當時所語信筆錄記一時未加修飾是以辭多詰屈語亦稍亂讀者不免晦目烈不揣冒昧竊以語句少為條達前後少為移掇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論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

## 溫證論治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胞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化熱最速未傳心胞邪尚在肺肺合皮毛而主氣故

云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挾風加薄荷牛蒡之屬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相劫也濕與溫合蒸鬱而蒙痺於上清竅爲之壅塞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驗之之法傷寒多有變症溫熱雖久總在一經爲辨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

點隱隱卽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濕熱陷入者用犀角花露之品參入凉血清熱方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及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黃代之急急透斑爲要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玉女煎輕則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素虧病雖未及下焦每多先自徬徨此必驗之於舌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耳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與汗

併熱達膝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夜待氣還自溫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從汗泄故漸膚冷未必即成脫症此時宜安舒靜臥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元氣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臥不語汗出膚冷却非脫症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膚冷汗出便為氣脫之症矣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

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猶之傷寒中少

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證變法如近時杏朴苓等類或如溫膽湯之走泄因其仍在氣分猶有戰汗之門戶轉瘧之機括也大凡看法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到氣纔宜清氣乍入營分猶可透熱仍轉氣分而解如犀角元參羚羊等物是也至入於血則恐耗血動血直須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是也若不循緩急之法慮其動手便錯耳且吾吳濕邪害人最多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陽微也

如法應清涼用到十分之六七卽不可過涼蓋恐濕熱一去陽亦衰微也面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便云虛寒而投補劑恐爐煙雖熄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少與之愼不可漫然而進也又有酒客裏濕素盛外邪入裏與之相搏在陽旺之軀胃濕恆多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　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與測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較之雜症有不同也

再論三焦不從外解必致裏結裏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謂其不可下也惟傷寒熱邪在裏刦爍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濕邪內搏下之宜輕傷寒大便溏為邪已盡不可再下濕温病大便溏為邪未盡必大便硬乃為無濕始不可再攻也再人之體脘在腹上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脹當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驗之於舌或黃或濁可與小陷胸湯或瀉心湯隨症治之若白不燥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亂投苦泄其中

有外邪未解裏先結者或邪鬱未伸或素屬中冷者雖有脘中痞痛宜從開泄宜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世之杏蔻橘桔等輕苦微辛具流動之品可耳又有舌上白苔粘膩吐出濁厚涎沫者其口必甜此為脾癉乃濕熱氣聚與穀氣相搏土有餘也盈滿則上泛當用佩蘭葉芳香辛散以逐之若舌上苔如鹹者胃中宿滯挾濁穢鬱伏當急急開泄否則閉結中焦不能從募原達出矣

再舌胎白厚而乾燥者此胃燥氣傷也滋潤藥中加

甘草令甘守津還之意舌白而薄者外感風寒也當疎散之若薄白而乾者肺液傷也加麥冬花露蘆根汁等輕清之品為上者上之也若苔白而底絳者濕遏熱伏也當先泄濕透熱防其即乾也此可勿憂再從裏而透於外則變潤矣初病舌即乾神不昏者宜急養正微加透邪之藥若神已昏此內匱不可救藥矣

前云舌黃或濁當用陷胸瀉心須要有地之黃若光滑者乃無形濕熱已有中虛之象大忌前法其臍以

上爲大腹或滿或脹或痛此必邪已入裏表症必無或存十之一二亦須驗之於舌或黃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下之如小承氣湯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皆可若未現此等舌不宜用此等藥恐其中有濕聚太陰爲滿或寒濕錯雜爲痛或氣壅爲脹又當以別法治之矣

再黃胎不甚厚而滑者熱未傷津猶可清熱透表若雖薄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苦重之藥當禁宜

八〇

甘寒輕劑養之

再論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可也純絳鮮澤者胞絡受邪也宜犀角鮮生地連翹鬱金石菖蒲等清泄之延之數日或平素心虛有痰外熱一陷裏絡即閉非菖蒲鬱金等所能開須用牛黃丸至寶丹之類以開其閉恐其昏厥爲痙也

九〇

再論舌絳而乾燥者火邪刦營涼血清血爲要色絳而舌心乾者乃心胃火燔刦爍津液即黃連石膏亦

可加入。其有舌心獨絳而乾者。亦胃熱而心營受灼也。當於清胃方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則延及於火。爲津乾火盛之候矣。舌尖獨絳而乾。此心火上炎。用導赤散瀉其腑。若煩渴煩熱。舌心乾。四邊色紅。中心或黃或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氣熱爍津。急用涼膈散。散其無形之熱。再看其後轉變可也。愼勿用血藥。反致滋膩留邪。至舌絳望之若乾。手捫之原有津液。此津虧濕熱熏蒸。將成濁痰。蒙閉心胞也。舌色絳而上有粘膩。似苔非苔者。中挾穢濁之氣。急加芳香逐

十。

之。舌絳而抵齒難伸出口者。痰阻舌根。有內風也。舌絳而光亮。胃陰亡也。急用甘涼濡潤之品。舌絳而有碎點黃白者。將生疳也。大紅點者。熱毒乘心也。用黃連金汁。其有雖絳而不鮮。乾枯而痿者。此腎陰涸也。急以阿膠雞子黃地黃天冬等救之。緩則恐涸極而無救也

再有熱傳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舌色必紫而暗。捫之潮濕。當加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參桃仁丹皮等。否則瘀血與熱相搏。阻遏正氣。遂變如狂

發狂之症。若紫而腫大者。乃酒毒衝心。紫而乾晦者。腎肝色泛也。辨治。

十一。舌苔淡紅無色。或乾而色不榮者。乃是胃津傷而氣無化液也。當用炙甘草湯。不可用寒涼藥。

十二。再有不拘何色。舌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熱極也。當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輕。旋即生者。險矣。

十三。舌苔不燥。自覺悶極者。屬脾濕盛也。或有傷痕血跡者。必問曾經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爲枯症。仍從濕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脹大不能出口者。此脾

舌黑

舌白

濕胃熱鬱極化風而毒延於口也用大黄磨入當用劑內則舌脹自消矣

舌無苔而有如煙煤隱隱者慎不可忽視如口渴煩熱而燥者平時胃燥也不可攻之宜甘寒益胃若不渴肢寒而潤者乃挾陰病宜甘溫扶中此何以故外露而裏無也

舌黑而滑者水來尅火爲陰症當溫之若見短縮此腎氣竭也爲難治惟加人參五味子或救萬一舌黑而乾者津枯火熾急急瀉南補北若黑燥而中心厚

者土燥水竭急以鹹苦下之

若舌白如粉而滑四邊色紫絳者溫疫病初入募原

未歸胃腑急急透解莫待傳入而為險惡之症且見

此舌者病必見凶須要小心凡斑疹初見須用紙燃

照看胸背兩脇點大而在皮膚之上者為斑或雲頭

隱隱或瑣碎小粒者為疹又宜見而不宜多見按方

書謂斑色紅者屬胃熱紫者熱極黑者胃爛然亦必

看外症所合方可斷之春夏之間濕病俱發斑疹為

甚如淡紅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脈不洪數此非虛斑

則屬陰斑。或胸前後見數點。面赤足冷。或下利清穀。此陰盛格陽於上。當溫之。若斑色紫而點小者。心胞熱也。點大而紫。胃中熱也。斑黑而光亮者。熱毒極熾。雖屬不治。然其人氣血充者。依法治之。或有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黑而隱隱。四旁赤色者。乃火鬱內伏。大用清涼透發。間有轉紅而可救者。又有夾斑帶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隨其部而泄。然斑屬血者恆多。疹屬氣者不少。斑疹皆是邪氣外露之象。發出之時。宜神情清爽。方為外解裏和。如斑疹出而昏者。此正不

勝邪而內陷或胃津內涸之候矣

再有一種白㾦小粒如水晶色者此濕熱傷肺邪雖出而氣液枯也必得甘藥補之若未至久延氣液尚在未傷乃為濕鬱衛分汗出不徹之故當理氣分之邪枯白如骨者多凶氣液竭也

再溫熱之病看舌之後亦須驗齒齒為腎之餘齦為胃之絡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且二經之血走於此處病深動血結瓣於上陽血色紫紫如乾漆陰血色黃黃如醬瓣陽血若見安胃為主陰血若見救腎

為要。然豆瓣色者。多險。惟症尚不逆者。猶可治。否則難治矣。此何故耶。蓋陰下竭陽上厥也。

齒若光燥如石者。胃熱甚也。證見無汗惡寒。衛偏勝也。辛涼泄衛透汗為要。若如枯骨色者。腎液枯也。為難治。若上半截潤。水不上承而心火上炎也。急急清心救水。俟枯處轉潤為要。若咬牙齧齒者。濕熱化風痙病。但咬牙者。胃熱氣走其絡也。咬牙而脈症皆衰者。胃虛無穀以內榮也。此何以故。虛則喜實也。舌本不縮而硬。牙關咬定難開者。此非風痰阻絡。卽欲作

痙症。用酸物擦之。即開。酸走筋。木來泄土故也。

若齒垢如灰糕樣者。胃氣無權。津亡而濕濁用事。多死。初病齒縫流清血。痛者爲胃火衝激。不痛者爲龍火內燔。齒焦無垢者死。齒焦有垢者。腎熱胃刦也。當微下之。或玉女煎清胃救腎可也。

再婦人病溫。與男子同。但多胎前產後。以及經水適來適斷。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減用之。謂恐邪來害妊也。如熱極者。有用井底泥及藍布浸冷覆蓋腹上等。皆是護胎之意。然亦須看其邪之可解而

用之如血膩之藥不靈又當審察不可固執仍宜步步保護胎元恐正損邪陷也至於產後方書謂慎用苦寒恐傷已亡之陰也然亦要辨其邪能從上中解者稍從症用之亦無妨也不過勿犯下焦且屬虛體當如虛怯人病邪而治況產後當血氣沸騰之際最多空竇邪必乘虛內陷虛處受邪爲難治也如經水適來適斷邪將陷於血室少陽傷寒言之詳悉不必多贅但數動與正傷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湯提出所陷熱邪參棗以扶胃氣因衝脈隸屬陽明也此惟

虛者爲合治。若熱邪陷入。與血相結者。當宗陶氏小柴胡湯。去參棗。加生地桃仁查肉丹皮。或犀角等。若本經血結自甚。必少腹滿痛。輕者刺期門。重者小柴胡湯。去甘藥。加延胡歸尾桃仁。挾寒加肉桂。心氣滯加香附。陳皮枳殼等。然熱陷血室之症。多有譫語如狂之象。與陽明胃熱相似。此種病機。最須辨別。血結者。身體必重。非若陽明之輕便者。何以故耶。陰主重濁。絡脈被阻。身之側旁氣痺。連及胸背。皆爲阻窒。故去邪通絡。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胞。胸中痹痛。

即陶氏所謂血結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紅花湯加海蛤桃仁。原欲表裏上下一齊盡解之理。此方大有巧妙焉

陳獻傳名嘉璘號緘齋長庠生住虎邱山塘

人身一小天地論

造化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陰分陽也陰爲陽母陽爲陰父陽生於子極於巳而一陰來姤陰生於午極於亥而一陽來復震爲長男屬火火生於寅胞胎在巳巽爲長女屬水水生於申胞胎在亥巳亥爲天地之門戶陰陽之根本也人稟健順之德以生五行之氣隱於五臟見於六腑呼吸即陰陽運輸也津液即雨

露灌溉也光澤即花木榮繁也耳目即日月晦明也
人身一小天地信哉善觀脈者知陰則知陽知陽則
知陰可以心察可以指別可以類求可以意會可以
萬全至道淵微莫逾於此順而調之真氣乃安邪氣
乃正反之則病實則氣入虛則氣出氣實則熱氣虛
則寒治之若何溫涼各隨其候補瀉各有其宜無虛
虛無實實無太過無不及上應天光星辰象緯下副
四時五行貴賤以明三部九候以察八正八風陰陽
升降配天象地之說是在神悟靈機心識微妙者矣

顧雨田名文烜號西疇國學生世居南城下

青方宜人共識說

國家徵賦單曰易知良將用兵法云貴速我儕之治病亦然嘗見一醫方開小草市人不知爲遠志之苗而用甘草之細小者又有一醫方開蜀漆市人不知爲常山之苗而令加乾漆者凡此之類如寫玉竹爲萎蕤乳香爲薰陸天麻爲獨搖草人乳爲蟠桃酒鴿糞爲左蟠龍竈心土爲伏龍肝者不勝枚舉但方書原有古名而取用宜乎通俗若圖立異矜奇致人眼

生不解危急之際保無誤事又有醫人工於草書者
醫案人或不識所係尚無輕重至於藥名則藥舖中
人豈能盡識草書乎盖復者約畧撮之而貽誤小心
者往返詢問而羈延可否相約同人凡書方案字期
清爽藥期共曉再如藥引中生薑常寫幾片燈心常
寫幾根竹葉橘葉常寫幾瓣葱管荷梗常寫幾寸余
謂片有厚薄根有短長瓣有大小寸有麤細諸如此
類皆須以分兩為準又煎藥宜囑病家各藥各罐勿
與他人共用恐彼煎攻甚此煎補益彼煎寒涼此煎

溫熱譬如清壺泡茶雖不酔人難免酒氣此說偶見於願體集中竊以爲先得我心故亦摘而贅之

吳醫彙講卷二目錄

醫宜博覽論

讀傷寒補天石貫珠集二書合記

妊娠陰脈小弱論

讀書十則有小序

讀書須看反面

讀書須看對面

讀書須識正旨

讀書必須彙參

讀書須立主見

# 吳醫彙講卷二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王　濤文海氏挍訂

薛生白（名雪號一瓢兩徵鴻博不就所著詩文甚富又精於醫與葉天士先生齊名然二公各有心得而不相下先生不屑以醫自見故無成書年九十而歿此日講雜紀令介曾孫東來所述東來名啓潛字應枚住辨道巷即承祖業）

在易先天圖三在上在南後天圖三在下在西北與內經之旨正合體用互呈生成供著人身一小天地豈不信哉聚辭釋先天圓圖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數往者順即後天之用五行相生之謂內經人壽可得百年之說也知來者逆即反五行之相尅者爲相生軒岐治病之秘旨也從後天圖經逆到先天圖位便是金丹大道攢簇五行作用余嘗言人須到得半個神仙身分方當得起名醫二字實非浪語

凡大疫之年多有難識之症醫者絕無把握方藥雜投夭枉不少要得其總訣當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氣候之相乖者在何處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藥雖不中不遠矣

觀素問耳兼心腎與靈樞合看則又兼肺可見每竅皆兼五行如天地之互相入者

喻江西才宏筆肆專以大言欺人惟論溫則自呈敗缺不少人不知其牽混也溫瘟二症絕無界限使後學亦往往混讀而不甚分明余故於此三致意焉

長沙夫子用阿膠何曾云炒後人畫蛇添足耳阿膠之用專為濟水伏流也炒之濟水何在哉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表之熱寒之用裏之寒熱之體言熱病本於寒寒既病而為熱矣則體用

皆熱也漢之文法如此

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陰搏陽別謂之有子

手少陰脈盛是宜妊子之象及産之子亦有之者過

此不得亢極爲病比比然也若陰搏陽別已有子也

一句虛看一句實看方是女子尺脈常盛寸脈常虛

此言陽別者猶云與平日之脈有別至是而寸脈亦

覺洪滑故云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

內經夢事雖分臟腑陰陽大要總緊心肝兩臟爲主

何也未有神魂靜而夢寐顛倒者也

唐立三名大烈號笠山一號林蹬長庠生
選授蘇州府醫學正科住臨頓路

金匱上工治未病一節辯

此節諸家註釋皆隨文敷衍惟尤在涇以酸入肝以下十五句謂疑非仲景原文後人謬添註脚編書者誤收之也細按語意見肝之病以下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觀下文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意可見矣烈謂在涇所云註脚之說可稱千古隻眼惟是此節專爲治未病而設補用酸三句非皆肝虛之治兼出實脾之法

蓋言肝若虛者用酸補之若實者用焦苦補火以助土甘味直益其土也酸入肝三句與上三句針對尚可爲上三句申明其義可毋謂之謬註脾能傷腎以下十二句無論補脾以傷腎縱火以爍金然後使肝無伐獲益者少受傷者反多已屬不經且於治法亦隔四臟迂迴極矣更脾得補而生肺金來尅木僅隔二臟脾土勝而尅水少抑涵木亦隔二臟去其近者而以迂遠之說强爲穿鑿謬註顯然況凡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者不受臟邪惟實者傳仍而虛者不傳

故治肝虛者直補其肝以禦外侮治肝實者先實脾土以防滋蔓此正治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二何愚見亦以為謬註刪此十四句則下文虛虛實實等句一氣貫穿矣

辯金匱檠飪之譌

金匱第十三節清邪中上濁邪中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之下魏栢鄉諸本作檠飪之邪徐忠可諸本作檠飪之邪醫以檠字讀作穀字者居多以致金匱心典竟作穀飪之邪矣蓋因梅誕生字彙無此檠字而

飥字註云麵裊屬故誤以穀字配之而爲難化之物也考康熙字典槃字註云讀與馨同即以金匱槃飪之邪句實之按飪爲烹調生熟之節則此句當作馨香可口過食之而停滯應讀槃音馨飪爲是以槃讀穀以飪作飥及竟作穀飥者皆非也

二陽之病發心脾解

二陽者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也其病發於心脾蓋因思爲脾志而實本於心其始也有不得於隱曲之事於是思則氣結鬱而爲火以致心營暗耗既不能

下交於腎脾土鬱結又轉而尅腎是以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無非腎燥而血液乾枯也且夫脾有鬱火則表裏相傳胃津亦涸大腸爲胃之傳道故併大腸而亦病也此二陽之病當以燥火之證言在胃則爲消爲格在腸則爲閉爲鞕至於胃腑既燥而脾無以行其津液則爲風消風消者火甚而生風脾憊而肌肉消削也大腸之燥傳入於肺則爲息奔息奔者息有音而上奔不下也四臟二腑交相燔灼陰液盡耗故直斷爲死不治昔王安道以腸胃有病延及心脾頗

倒其說於不得隱曲之故闕而未詳喻嘉言闡發稍明亦但言其所當然而未窮其所以然故更詳之

維脈爲病論治

二十九難曰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越人但有是說而無治法後人以桂枝湯爲治可謂中肯蓋陽維維於陽屬於衛也故爲寒熱陰維維於陰屬於營也故爲心痛桂枝湯有和營衛調陰陽之力適合比例以治也

張劉李朱後當以薛張吳喻配爲八大家論

仲景之傷寒寄真之傷其外感也東垣之溫補丹溪之滋補猶有偏也

自有軒岐越人以來著書立說者不下數百家而久推張劉李朱為四大家者蓋以仲景首論傷寒立法立方實為醫祖守貞復以春溫夏熱立言補仲景之未備東垣詳辨脾胃內傷與外感懸殊又補張劉之未備丹溪又專論補陰再補東垣之未備各有見地造為補闕已有李士材論之曉暢矣而余謂言外感者張劉言內傷者李朱似乎備矣而實有未盡明之薛立齋謂十三科一理慨外科固執成方不窮病本特發內外合一之論又以風會不齊今人虛薄痛戒

寒涼多行溫補此又補丹溪之未備而攢入胸臆者
出是張景岳李士材輩著述頗行實皆立齋之餘韻
也雖然內傷諸症脾胃獨詳於李氏陰陽分擅於朱
薛可謂無遺蘊矣而外感風寒溫熱之外尚有夏月
直受暑邪者雖深古東垣輩以動靜分陰陽似屬近
理自有張鳳逵中明傷暑之理蘊特著全書可云見
老復有喻嘉言不獨從仲景書中悟出冬溫春溫伏
氣爲病於千百年無人道破之書一旦揭其微義誠
爲晴中一大炬更悟出秋燥一門指破內經秋傷於

溼之誤可稱千古隻眼至此而天之六氣方云大備

更有不關六氣而亦屬外受之疫邪諸書中雖亦有

所闡發而莫加吳又可直窮變態反覆詳明此又於

講求外感諸家補其未備者也其外載籍充棟縱各

有可採之論可傳之方無論醇於此者疵於彼難稱

完璧即有腹笥廣博卷帙充盈者要不及薛張吳喻

四先生各開生面以補張劉李朱之闕也讀其書不

敢沒其功故特以八大家推之

醫宜博覽論

病有常變治亦有常變無不備載於書中固在乎人之善於取裁也然而世人之病不獨變端莫測設非容易更有證出希奇人難習見當此時也將束手而待斃耶抑漫然而嘗試耶載籍極博奇妙不少試舉一二言之辛亥春元墓墳丁沈長觀大腸頭忽出寸許痛苦難忍乾則退落又出又落二十日餘如是者三次就治於外科始有稍爲肛癰者繼則莫能治之一日赴城中王士林家求治士林曰此名截腸病出於夏子益怪疾奇方此時尚可治之再出再落則不

可救矣令以臂坐浸於芝麻油內再日飲麻子汁數
盞不數日而愈夫夏子益書今已無傳不過散見於
本草綱目王子留心及此其博記可知又已亥歲春
有泰興縣人繆志文被訟管押驟然遍身發泡流水
皮爛毫無空隙即行斃命屍屬具控泰撫臬各憲調
發蘇州府審辦郡侯楊公轉行府醫學翁公查議是
否毒發有無此瘡翁公以係內科請飭外科查覆闔
郡外科皆無以對翁公偶過寒齋談及此事余曰曾
見彭用光普濟良方載有虜瘡云建武中南陽擊虜

所得與此證情形悉合須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即
療數日必死等語綱目蜂蜜註中亦有是說翁即借
去此書并鄭中明於內科醫生唐立三家借得簽呈
詳覆而定案於是縣差之罪得雪設使是時苟無此
書幾成冤獄矣又庚戌冬南營髙姓女兩足指忽青
黑紫爛不知痛癢漸延至跗脛踝間請治於外科多
人有云脫疽者有云落脚傷寒者並有推爲冤業症
者咸稱不治及邀薪門陸鳳翼視之云此不成爲病
止服温通氣血之劑外用臘糟煎洗不數日可愈果

如其言衆皆異之余於附近視症閱之亦異後遇陸

子詢其故答曰診其脉惟秘濇餘無病象并問其諸

常裹足過緊因知此症不過血脉受寒冰凝不運於

是肌肉潰爛耳此乃切問精詳又不張大顯功殊可

欽也又丙午春有海門人王潮思病延醫張勝林用

桂附等藥病已漸輕換醫陳若山因王潮面帶赤色

身不惡寒用犀角等味涼藥越日即死其父王德甫

毆傷陳若山身死奉臬憲常公提至省城審辦因余

有府醫學之任下余辨議余以傷寒論少陰病裹寒

外熱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通脈四逆湯主之一條與此案前醫所用之藥相符又景岳寒熱篇云凡眞熱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病亦爲面赤躁煩等證昧者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涼下咽必斃等語又與服犀角等藥越日即死相符其爲陳若山誤治而死無疑詳覆定案於是王德甫痛子毆醫罪得輕減又

已酉歲表甥陸灌園患瘧半年大肉盡削後變黃疸繼而兩膝腫痛大如鵝膝兩股肌腨皆青黑痛甚而冰冷又上下牙齦紅腫形如榴子色若塗硃日漸潰

爛滿口熱如火烙舌亦紅紫而痛湯粥難下病勢可危偏請外科圖治皆云下部陰寒上焦火亢殊爲棘手余素不諳外科亦同聲無措一日延山塘劉玉如來云此一症也名曰青腿牙疳載於

御纂醫宗金鑑如方調治而愈夫醫宗金鑑人所應讀之書也延過外科數位無人或識惟劉子知之多見其有學也即此五病失治則死得治則生一死一生出乎醫手由是觀之書可不覽哉覽可不博哉司人性命者豈僅粗知經絡藥性脈訣湯頭遂可云勝任哉

讀傷寒補天石貫珠集二書合記

傷寒一症頭緒繁多自仲景立法立方以來叔和編次無巳註釋理蘊爲之一顯迨後續爲註釋者不下數十家互相訾詆殆無底止余謂數十家中吳蒙齋之指掌圖爲捷徑雖李士材亦以爲善然而奧義深微未由參究方中行起而條辨洵爲卓識程郊倩拾其唾餘徒滋浮衍柯韻伯立言雖暢不免穿鑿至如張路玉周禹載諸君詮發各極精詳又或嫌其叢蔓獨有惲氏之書膾炙人口者以其繁簡得宜通乎衆

耳然以尤在涇先生貫珠集較之則又逕庭矣即如首篇云寒之淺者僅傷於衛風之甚者并及於營衛之實者風亦難泄衛之虛者寒亦不固但當分病症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立為正治法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明辨法雜治法等仲景著書之旨如雪亮月明令人一目瞭然古來未有何其金匱心典梓行於世并採入

御纂醫宗金鑑而貫珠集一書尚未傳播真可惜哉至於

變通其法而云今昔異宜者如陶節菴高鼓峯輩雖亦代有傳書而莫如戈存橘之補天石為最衆凡四時感症無論正傷寒類傷寒分條辨治各極其妙可謂博而詳詳而約矣其書板廢之後莫之再鐫者余實不得其解欲將戈九二君之書合鐫行世一則由證以立法一則由法以辨證相為經緯瞭如指掌竊以為凡屬感症止須讀此二書思過半矣無如力不從心因循未鐫今老矣有志而不逮矣爰紀數語以俟諸同學或有意見相同者否

## 妊娠陰脉小弱論

內經言手少陰脉動甚謂之有子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曰動曰搏皆有力之象也而金匱復以陰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者爲妊娠二說何其相反耶蓋內經所云者一謂手中之少陰腎脉血聚氣盛故脉動一謂陰得胎氣而强故陰脉搏指而陽脉反與之有別此皆於三月之胎診之始驗其金匱所云者謂下焦之氣血驟爲胎蝕暫似有虧故脉小弱此惟於兩月左右驗之過此則不然矣是以下文有於法

六十日當有此證句由是觀之二書似反而實同也然更以千金所云初時尺脉微小呼吸五至三月數之語合而參之斯得圓通之妙焉

讀書十則　有小序

嘗讀喻西昌書有曰邇來習醫者衆醫學愈荒無方之書全不考究有方之書奉爲靈寶云云可知吾儕之學問全在乎無方之書爲根本也然而典墳具在蘊奥良多何以考之何以究之哉聊紀數則以爲引伸之鑒

讀書須看反面

丹溪曰方書瘦胎飲一論爲湖陽公主作也予族妹苦於難產予甚憫焉觀其形肥而勤於針𫄨構思旬日忽自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不運令其有孕至五六月遂於大全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兒甚快　烈按同一難產而有虛實之別補氣之方反從瘦胎飲悟出故凡前賢議論必明其正義又必於反面構思方不爲其

所囿可見讀書不可獨泥於正面也

讀書須悟對面

趙養葵水火論曰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予獨曰水生金夫肺出氣也腎納氣也凡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氣歸元也毋徒從事於肺或兆水之主益火之源肺向水中生矣　烈按水生金乃金生水之對面也世人但知其一面而不知又有彼一面凡此之類自在人善悟之耳

讀書須識正旨

素問通評虛實論曰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吳鶴臯註云身熱則血敗而孤陽獨存故死烈按腸澼便血之身熱有三一則表邪下陷於陽明藥中加葛根胃氣得升即愈一則陰盛格陽雖爲危候亦有用溫藥而得生者惟陰氣已竭之身熱於法不治吳鶴臯但註得孤陽獨存可知陽陷與格陽不在此例也苟使泥於吳註幾疑此症惟有孤陽獨存矣并疑凡身熱者皆死矣故曰讀書須識正

旨

## 讀書必須彙參

李念莪腫脹論引內經實脹四條虛脹二條寒脹三條熱脹一條又五運六氣各有腫脹然有提其綱者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可見諸經皆有腫脹無不由於脾肺腎三者

烈按今醫之各有所偏者因看書時不能務考異同以致囿於一說遂爲成見張路玉醫通凡例曰從古立言止就一端而論誠哉是言也故引此以爲讀書

必須彙參之法

讀書須立主見

景岳全書關格門歷引經文而曰關格一證內經本言脈體以明陰陽離絕之危證又歷辨越人以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及仲景叔和東垣等以在尺為關在寸為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之非而獨創論曰人迎察六腑之陽氣口察五臟之陰人迎盛至四倍以上此孤陽獨存故曰格陽格陽者陰格於陽也氣口盛至四倍以上此元陰

無主故曰關陰關陰者陽關於陰也若人迎寸口俱盛至四倍以上且大且數此陰陽相離故名關格也總由傷腎傷精陽不守舍雖與勞損症不同實即勞損之別名也烈按關格二字諸先哲久已相傳爲下關上格矣一旦獨闢爲陰陽離絕之脈證不囿於相傳舊說覩此可以開我儕自立主見之一助

讀書必須隅反

王損菴曰內經言温瘧在臟者止以風寒中於腎言單瘧者止以肺素有熱然冬令之寒既得以中於腎

則其餘令氣之邪又寧無入客於所屬之臟者旣肺本氣之熱爲瘧則四臟之氣鬱而爲熱者又寧不似肺之爲瘧乎此殆舉一可以三隅反也烈按內經止說得冬令之寒而損稚卽於冬令推到春夏秋令氣之邪內經止說得肺素有熱而損稚卽於肺臟推到心肝脾腎可見讀書貴乎隅反不可固執一說也

讀書須善比例

喻嘉言治金鑑一案曰觀其陽症陰症混在一區與兩感傷寒無異仲景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裏本自

不同又曰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於是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而愈烈按春溫之症本無兩感嘉言以其病情同於兩感而即以仲景之方比例治之真所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也今人奇疾甚多治法宜從權變故引此以爲比例之法

讀書須別錯處

王安道內傷餘議曰東垣內外傷辯有曰飲食勞倦傷而內熱者乃陰火乘其坤土也又曰勞者溫之損

者溫之惟宜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內經曰溫能除大熱耳按陰火二字靈素難經未嘗言而東垣每每言之又勞者溫之所以調其飲食適其起居澄心息慮以待其真氣之復常也禮記所謂柔色以溫之正與此同今東垣謂宜溫藥補元氣而瀉火邪又易損者益之為損者溫之又以溫能除大熱為內經所云而徧考內經並無此語此亦不能無疑者也 烈按東垣乃醫中翹楚尚有舛錯內經之處況其他書哉讀書者豈可苟焉從事哉故引此以為一鑒

讀書須談衍說

張會卿曰痿疾一證內經言已詳盡後世議論煩多

及滋疑貳茲舉陳氏三因之說以見其槩如內因五

臟之痿在內經所言不過爲邪在何經之辨原非謂

七情所傷也再若不內外因或以痿邪亂神因致狂

言似鬼者有之豈鬼祟果能爲痿乎至若胃痿既云

飲食明是內傷且凡先因於痿而後滯於食者有之

未有不因乎外邪而單有食痿者也陳氏之說既以

三因立論故不得不敷衍其說不知響影之談不但

無益而且亂人意見烈按此類之衍說甚多如士材之診家正眼每脈中必以寸關尺爲主病甚至將遲數之脈亦復分之而云寸遲上寒關遲中寒尺遲火衰夫三部之脈數則俱數遲則俱遲如何提出一部之獨遲獨數以爲主病乎此亦景岳所謂敷衍其說也諸如此類不可爲其所惑

讀書須辨訛字

喻嘉言秋燥論曰生氣通天論謂秋傷於燥誤傳傷燥爲傷濕解者竟指燥病爲濕病遂至經旨不明烈

按此二字之訛而有毫厘千里之謬諸書中傳寫訛字頗多讀書者自須具眼

凡所見湖夏汪明陽宣史有經歷錄又有冥律二卷懺悔一卷修齋家法及宗訓共二十二條壽嬰本草三卷測海蠡四卷與亦史同纂蜀漢拾遺滿書經歷錄甲十卷及南唐後宋嗣出